

13亿买1元卖 联创股份缘何贱卖资产

联创股份(300343)的甩货计划仍在继续。近期,联创股份发布公告称,公司拟作价1元转让所持上海新合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新合”)99.92%股权。值得一提的是,上海新合是联创股份2015年斥资13.22亿元收购而来。针对上述事项,深交所3月1日下发关注函,要求公司说明出售上海新合的定价依据。实际上,这并非联创股份首次贱卖资产,由于跨界互联网广告业务失败,公司自2020年起开始陆续低价出售前期并购资产。未来将主营原化工业务的联创股份,能否成功翻身还是个未知数。

贱卖资产收关注函

3月1日,针对联创股份出售上海新合一事,深交所下发了关注函。

据了解,2月25日,联创股份披露称,公司拟作价1元将持有的上海新合99.92%股权转让给关联方山东聚迪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聚迪”)。截至2020年12月31日,经审计上海新合净资产为-278.45万元,为便于本次交易的顺利交割,本次交易定价1元。

回溯联创股份历史公告,公司在2015年斥资13.22亿元收购了上海新合100%股权。

针对上述出售上海新合一事,深交所关注函中要求联创股份详细说明此次交易的定价依据,并结合上海新合经营业绩、公司未来战略发展目标等,进一步说明本次交易的必要性,以及交易作价的公允性和合理性。

此外,深交所还要求联创股份说明上海新合与上市公司经营性往来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往来对象、余额、结算期限等,并说明交易完成后是否存在以经营性资金往来的形式变相为上海新合提供财务资助情形。

资料显示,上海新合主要从事汽车品牌的互联网广告业务,在业绩承诺期满后公司业绩出现大幅下滑。针对公司低价转让上海新合股权一事,联创股份董秘办公室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受汽车

行业大环境的影响,从2018年开始上海新合的客户量以及财务情况就不乐观,2019年整年情况也是如此,2020年上海新合几乎没有实际业务经营,这部分业务如果要继续开展需要公司方面垫资,对公司现金流会产生影响,出于长远规划,公司决定出售上海新合。

联创股份也在公告中表示,通过剥离亏损资产,一方面可以降低亏损业务对公司业绩的拖累,另一方面公司可以集中人力及资金,加快主营业务拓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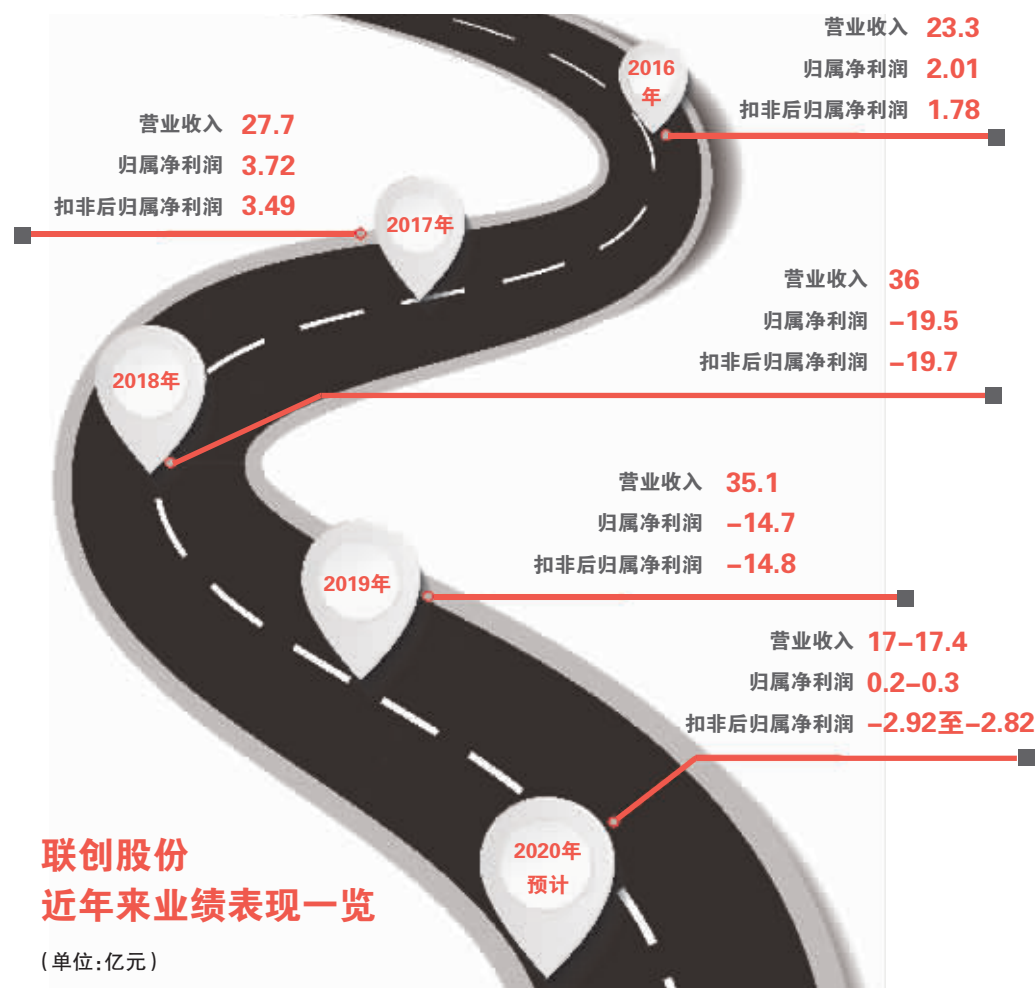
已多次低价甩卖资产

在贱卖上海新合之前,联创股份已有多次低价甩卖资产的经历。

自2020年以来,联创股份便开始不断低价出售相关互联网广告业务。具体来看,2020年2月14日,联创股份披露称,公司拟将子公司上海新合持有的北京联创达美广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创达美”)100%的股权转让给自然人齐海莹,标的资产作价0.15亿元。财务数据显示,2018年、2019年联创达美实现营业收入分别约为7.53亿元、10.09亿元;当期对应实现归属净利润分别约为543.58万元、-2881.76万元。

不难看出,联创达美彼时已成为了联创股份的包袱资产。

2020年6月,联创股份披露公告称,公司拟将子公司上海趣阅持有的上海激创100%的股权转让给山东聚迪,本次交易总金额为



联创股份近年来业绩表现一览

(单位:亿元)

1.775亿元;当年7月,联创股份再度披露称,公司拟将子公司上海趣阅持有的上海麟动全部股权转让给王蔚,本次交易价格为1.04亿元。

需要指出的是,上海激创、上海麟动均系联创股份2016年完成收购的资产,彼时,上海激创、上海麟动的价格分别高达10.15亿元、7.165亿元。

2020年12月,联创股份披露称,公司子公司上海聚投拟将其全资子公司甜橙创新、聚投广告、霍尔果斯聚投、聚投数字4家公司全部股

权转让给山东聚迪,交易总价为1元。该公告发布后,联创股份也曾收到深交所关注函。

据了解,联创股份于2017年和2018年分别收购了上海聚投50.1%和49.9%股权,整体交易作价13.32亿元。深交所曾要求联创股份结合上述4家公司的经营情况、主要资产状况等说明本次交易作价的公允性和合理性。

跨界转型之殇

在联创股份接连贱卖资产的背后,是公

司跨界互联网广告业务失败的尴尬。

据了解,联创股份原主要从事化工业务,主营聚氨酯硬泡组合聚醚、氟化工产品及其他化工原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属于化工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2012年8月,联创股份正式登陆资本市场。

2015年,联创股份萌生了跨界的想法,并将目光盯向了互联网广告营销业务领域,当年收购上海新合也是公司跨界的首次尝试,之后又陆续收购了上海激创、上海麟动、上海聚投。

通过大肆并购,联创股份业绩也在2016年、2017年出现爆发式增长,当年实现归属净利润分别约为2.01亿元、3.72亿元,分别同比增长553.59%、84.47%。

但好景不长,联创股份并购资产开始接连爆雷,业绩大幅下滑。为此,联创股份2018年、2019年计提了大额商誉减值,公司业绩出现大幅亏损。财务数据显示,2018年、2019年,联创股份实现归属净利润分别约为-19.5亿元、-14.7亿元。

牛牛金融研究总监刘迪表示,跨界风险不容小觑,对于跨界并购的上市公司,投资者应提高警惕。独立经济学家王赤坤亦表示,上市公司跨界是否制订了较为完善的业务、资产、财务及人员整合计划,这需要重点关注,但最终能否完成整合也存在不确定性。

联创股份董秘办公室相关负责人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目前公司还有两家互联网广告业务相关公司,是否会继续出售,目前还没有接到通知,公司未来将主营化工业务。

根据联创股份披露的2020年业绩预告显示,公司预计全年实现归属净利润2000万-3000万元,主要为业绩承诺补偿收益以及剥离互联网子公司的股权转让收益。

北京商报记者 董亮 马换换

IPO未果 多想互动欲“联姻”吉翔股份曲线上市

北京商报讯(记者 刘凤茹)创业板IPO未果后,厦门多想互动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多想互动”)欲“卖身”上市公司。3月1日晚间,吉翔股份(603399)发布公告显示,公司拟收购多想互动不低于51%的股份。这也意味着撤单之后,多想互动欲绕道重组实现曲线上市。

于3月1日临时停牌的吉翔股份在同日晚间公布了停牌的原因,称公司正在筹划重组。具体来看,吉翔股份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刘建辉、厦门市湖里区创想未来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厦门市湖里区多想未来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等持有的多想互动不低于51%的股权,暨取得多想互动控制权;同时,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对于此次收购标的交易作价,吉翔股份暂未透露。

吉翔股份预计此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并承诺停牌时间不超过10个交易日。

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标的多想互动有IPO未果的经历。据招股书显示,多想互动成立于2012年5月21日,注册资本为5088.0001万元。2015年12月31日,多想互动在股转系统挂牌公开转让。创业板试点注册制后,多想互动才有了冲A的计划。

招股书显示,多想互动是一家主打“时尚+体育”内容的整合营销公司,主要为品牌客户提供传播策略、策划创意和传播执行服务,公司提供的主要传播方式为内容营销、数字营销、公关活动策划、媒介广告代理四大类。

公开资料显示,2020年6月30日,多想互动创业板IPO申请获得受理,同年9月22日多想互动首发申请获得通过。2020年11月23日,多想互动便提交注册。遗憾的是,市场等来的是多想互动撤单的消息。由于多想互动主动撤回申请文件,

今年1月11日深交所终止了对多想互动的发行注册程序。

在著名经济学家宋清辉看来,对于多想互动而言,被上市公司收购恐是其IPO不顺下的无奈选择。

对吉翔股份来说,在业绩承压下,此番拟控股多想互动或是谋变之举。吉翔股份主要业务包括铝产品业务和影视业务,其中公司影视业务分为电视剧及电影的研发、投资、制作、营销与发行及其他业务。纵观近几年的经营,吉翔股份业绩接连下降。

数据显示,2017-2019年,吉翔股份实现的归属净利润分别约2.2亿元、1.91亿元、-2.26亿元。另外,吉翔股份预计2020年度实现归属净利润将出现亏损,实现归属净利润亏损2.2亿-2.6亿元。

针对公司相关问题,北京商报记者致电吉翔股份证券部进行采访,相关人士表示“现在不方便接受采访”。

亨迪药业吸收合并格莱药业引关注

北京商报讯(记者 刘凤茹)作为刘益谦家族实控企业,湖北亨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亨迪药业”)自递交招股书以来,IPO进程便受到关注。近日亨迪药业完成首轮问询回复,其中吸收合并湖北百科格莱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格莱药业”)等问题成为首轮问询的重点。

招股书显示,亨迪药业主要从事化学原料药及制剂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目前形成了以非甾体抗炎类原料药为核心,心血管类、抗肿瘤类等特色原料药为辅助的产品体系。

从披露的招股书来看,亨迪药业主营业务收入主要来自原料药、制剂,布洛芬原料药是亨迪药业的主要产品。2017-2019年以及2020年1-6月,亨迪药业的布洛芬原料药营业收入为25089.23万元、35031.16万元、47992.09万元和21591.83万元,布洛芬原料药营业收入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分别为68.67%、67.76%、72.9%和73.48%。

根据申报材料显示,格莱药业是布洛芬原料药主要生产销售主体,也是亨迪药业主要收入和利润来源。

从首轮问询回复来看,报告期内亨迪药业吸收合并格莱药业相关情况被重点问询。据招股书,2006年12月,亨迪药业与印度格莱签订《中外合资经营合同》,双方拟共同出资成立格莱药业。2007年3月5日,格莱药业正式成立,注册资本6600万元人民币,双方各占50%股份。

在2019年12月,亨迪药业收购印度格莱持有的格莱药业50%股权,彼时交易对价1.09亿元。收购完成后,格莱药业成为亨迪药业全资子公司。此前,亨迪药业已对格莱药业并表。2020年5月,亨迪药业吸收合并格莱药业,后者解散并注销。

对此,深交所要求亨迪药业结合印度格莱的基本情况,包括但不限于成立时间、主要股东、主营业务和产品、经营规模等,补充披露公司与印度格莱合资成立格莱药业的背景和双方分工,对印

度格莱是否存在资质、渠道或市场依赖,除格莱药业外双方是否存在其他合资或合作情况。

亨迪药业在回复深交所问询函中表示,在渠道和市场方面,与印度格莱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公司是印度格莱第一大布洛芬原料药供应商,印度格莱布洛芬制剂的稳定生产、销售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发行人的原料供应。与印度格莱的合作主要包含:在股权方面,公司于2007年与印度格莱成立合资公司格莱药业,于2019年收购印度格莱持有的格莱药业50%股权;在业务方面,发行人按照市场化定价原则向印度格莱销售布洛芬原料药。除上述合资、股权转让、业务购销事宜之外,发行人与印度格莱双方不存在其他合资或合作事项。

关于公司IPO目前进展情况等问题,北京商报记者致电亨迪药业董秘办公室进行采访,对方表示“相关负责人现在不在,自己不了解相关情况”。

老周侃股 Laozhou talking

ST科迪的投资者不能吃哑巴亏

周科亮

此前业绩预盈的ST科迪,突然发布业绩快报称业绩将变成巨亏,公司股价也在3月1日“一”字跌停,这样的业绩变脸大坑人,投资者不能吃哑巴亏,监管层应该予以严查,依法依规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ST科迪此前股价走出一波一浪走势,因为投资者确认ST科迪2020年度利润将扭亏为盈,确认的依据正是ST科迪发布的业绩预告,但是突然之间,ST科迪就出现业绩变脸,业绩由预盈转为巨额亏损,公司给出的理由是因为无法确定大股东能够在4月30日之前偿还对公司的欠款,所以就大幅计提了减值。

可以这么理解,所谓的减值从公司的经营层面看并没有实质的变化,只是会计记账的方式出现变化,但是对投资者而言,这却是意料之外的重磅利空,股价跌停也自然在情理之中。

此外,这个业绩变脸的影响不仅仅是形式意义上的,对于公司的退市与否还有很大区别。试想,如果2020年业绩扭亏,公司的每股净资产在1.44元之上,业绩盈利,那么公司股价就会有较大的概率保持在1元之上,因此退市的概率不会很大。但是如果2020年公司业绩巨亏11亿元,那么对应的每股净资产就会下降1元左右,每股净资产值将降至0.5元之下,那么股价就有很大的可能低于1元,也就存在了较大概率面值退市的可能。所以投资者用脚投票也就可以理解了。

当前ST科迪的大股东正在进行破产重整,假如ST科迪的未来前景很好,那么重整方和债权人的谈判就会相对困难,但如果ST科迪岌岌可危,那么债权人就有可能做出更多的妥协,所以在本栏看来,这次业绩修正,不排除是大股东和上市公司为了自己的利益,放弃了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因此,中小投资者的损失,应向大股东进行索赔。

然而,就目前来看,踩雷ST科迪的投资者似乎只能吃哑巴亏。毕竟上市公司没有被立案调查,投资者索赔无门。这就需要监管层出手,严查ST科迪业绩变脸是否违法违规,如果有问题,应该尽快立案调查,这样也能让踩雷的投资者们减少一些损失。

值得欣慰的是,在3月1日晚间,交易所已经向ST科迪下发了关注函,投资者也应该对此有所期待。

每逢年报披露的季节,总会有一些预盈变预亏的利空消息出现,对于这样的业绩变脸情形,监管层应该从严、从重调查,因为业绩变脸的情形对投资者而言有着巨大的伤害,猝不及防的闪崩会让投资者损失惨重。

从监管层面而言,应该针对上市公司业绩变脸采取更为严格的监管措施,如果确实是因为不可抗拒的力量出现的业绩变脸,当然是情有可原,但对于模棱两可,或者明显存在违法违规情形的业绩变脸情形,就一定要让上市公司方面付出惨重的代价,不能让中小投资者吃哑巴亏。